

河洛春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二十五)

□记者 孙钦良

李世民大战东都

李世民指挥的攻洛战役,是“围城打援”的典范。其军事才能在此战中发挥到极致,尽显其坚韧和剽悍。



李世民的知名度,可用四个A来标注。在唐代帝王风景区当中,他和武则天、唐玄宗的知名度一样高。豫剧《三哭殿》中有关于他的唱词:“李世民登龙位万民称颂。”那是何等志得意满!但他的龙位,是发动政变夺来的,在他之前,他老爹李渊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,他当时不过是“秦王”。

不过在唐朝建立之初,李世民领导的攻洛战役,确实是李唐王朝问鼎天下的关键战役。一战而天下定!此战中,李世民把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,彰显了威风十足的大唐雄风。

话说隋炀帝杨广死后,东都洛阳还在隋朝的掌控中。杨广的孙子杨侗,是拧在洛阳的螺丝钉,多少人来打洛阳,都被他守住了,他听说李世民欲攻打洛阳,就给隋朝大将王世充鼓劲:坚守洛阳,严阵以待!

隋朝是杨家的天下,隋炀帝死了,王世充就把杨侗立为皇帝,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,对抗逼地的农民起义军。随后他又觉得自己实力强大,便把杨侗废了,自立为帝,国号郑。

此前,洛阳周围本来是瓦岗军的根据地,李密曾经在此地多次打败隋军,但李密骄傲自满,最终兵败洛阳,致使瓦岗军解体。当时,李渊、李世民领导的军队,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,稳定了后方。李氏军队来攻洛阳时,主要的作战对手只剩下河北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和洛阳王

世充领导的郑军了。

李渊把进攻洛阳的重担交给次子李世民,其麾下全是精锐骑兵,目标是先消灭王世充兵团,再消灭窦建德兵团。李世民素有大志,其名就是“济世安民”的意思,当初李渊太原起兵反隋,就是他动员的结果。他不但善于打仗,而且善于用人。他从原瓦岗军和别的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罗了一大批人才,最有名的有秦叔宝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,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得力干将。

公元620年,李世民率大军逼近洛阳,大军一路而来,一些州县纷纷归顺。七月,唐军兵至新安,包围了洛阳,拔掉了一些城外的郑军据点。九月,唐军在邙山上与1万名郑军相遇,李世民手下大将尉迟敬德、屈突通合力迎敌,穿插奔突于邙山之上,斩敌千余人,俘获6000人,生擒王世充郑军大将军陈智略,取得邙山战役胜利。

当年十月,唐军又拔掉王世充在洛城西的据点硤石堡,接着智取位于河南县城以东的金金堡。公元621年2月,洛阳争夺战打响,王世充引兵两万迎敌,李氏军中大将屈突通率5000名步兵,渡过谷水,破了敌阵。李世民率骑兵斩俘敌军7000人,直抵东都城下。

当时的洛阳,城防非常坚固,这是因为隋朝自撤开老城(汉魏故城),建立新城(隋唐洛阳城)以来,经常有战争,经常修城堡。

杨玄感来打洛阳,李密来攻洛阳,都没能攻进城来。王世充称帝后,企图在洛阳久居,更是配备了精良武器,每天用石炮、弩箭阻击城外的唐军。从这年秋天一直到次年春天,半年时间内,唐军虽把洛阳围得越紧,日夜不停地攻城,但城池坚固,久攻不下,日子一久,军队将士感到疲劳,一些将领主张停止进攻,回长安休整后再打。

李世民及时纠正了厌战情绪,说:“现在东都四周,各州已经投降,洛阳成了孤城,迟早可以攻下,怎能半途而废?不克洛阳,决不退兵!”

王世充被困已久,粮草不济,只好派人偷偷出城,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。窦建德的军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,王世充称帝后,窦建德也称帝,国号夏。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后,意识到王世充若被消灭,唐军接下来就会收拾他。唇亡齿寒,他岂能坐视不救?遂决定先联合王世充击退李氏军队,然后消灭王世充,进而夺取天下。

于是,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(号称30万)来解洛阳之围。

李世民听说窦建德驰援,刚开始并未将其放在眼里,但手下有人提醒他:“王世充的兵力还很强,缺少的只是粮食。如果让窦建德跟王世充会合,用河北的粮食接济洛阳,那咱们胜利的希望就很渺茫,得赶紧把南下的窦军截住。”

李世民认为有道理,遂决定先解决窦建德。他把李元吉留在洛阳继续围攻王世充,自带3000多精兵出城迎战。当时窦军渡过黄河后,先至洛阳东线,相继攻陷荥阳、阳翟,水陆并进,大船上载满军粮,浩浩荡荡,溯河向西,逼近了汜水关。

李世民于当年三月二十四日从邙山出发向东,经孟州,到巩县,抵达虎牢关,在汜水镇与窦建德短兵相接。战斗的结果是:窦建德被俘,李世民胜利,斩敌首级3000余,10万窦军顿时瓦解。李世民不但收缴了大量马匹辎重,还缴获了一些粮食,于是掉头向西,再来进攻洛阳。

窦建德大军溃败后,王世充便没了指望。看到李世民的军队一路奔袭,浩浩荡荡,王世充的部将王德仁不战而逃,放弃了汉魏故城的守卫。李世民大军兵临东都城下,形势非常严峻。王世充召开紧急会议,商议是否向南突围,占领襄阳,以便东山再起。可是,其部将皆认为大势已去,不愿意再打下去。王世充走投无路,只得“素服率其太子、群臣2000余人”,走出城门,向李世民投降——这正是:洛阳帝都战旗扬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才见李密落荒走,复睹秦王占洛阳。

河洛春秋

豫西民间儿歌

□记者 孙钦良

婆媳之间较难相处,剪不断理还乱,隔阂多,误解深,这是婆媳关系的特点。这方面也在旧时儿歌中有所反映。



(资料图片)

旧时豫西婆媳关系儿歌

之间出现分歧,婆婆永远是对的,媳妇永远是错的,媳妇必须服从婆婆,这是封建伦理规则。

据一些老辈人讲,过去做婆婆的(豫西称“婆子”),总是抱怨儿媳这也不对,那也不对。有一些恶婆婆,还故意找茬儿,难为儿媳,儿媳动辄得咎,总是被责骂、被讽刺、被数落。譬如豫西有一首儿歌,通篇都是婆婆讽刺儿媳的,表面看是讽刺儿媳,实际上是揭露婆婆的恶。歌中唱道:“椒椒树,开白花,哈家母(亲家母),你来了?搬个凳儿,您坐这儿,说说您闺女的好成色:叫您闺女去做饭,她到街上瞎胡转。叫您闺女去刷锅,她在锅里洗洗脚。叫您闺女去刷碗,她在碗里洗洗脸。叫您闺女去刷牙,她在勺子里洗脖子。叫您闺女洗酒盅儿,尿那酒盅里一米星儿。叫您闺女去刷碟儿,刷那碟儿里一屎撮儿。叫您闺女去推磨,扳住磨棍打侧脚儿。叫您闺女去打水,她搬住轱辘比大腿。叫您闺女去拔白菜,她抱住白菜叫奶奶。这样的闺女别出门(出嫁),不胜扎个老女坟。”

很明显,婆婆数落的这个儿媳,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,现实中没有这种“集万恶于一身”的儿媳,这只能说明婆婆对儿媳有仇恨和蔑视心理。旧时婆婆挑剔儿媳,那是再正常不过了,似乎不那样做,就不像婆婆了。俗话说“几十年的媳妇熬成婆”,一是说儿媳被婆婆压制几十年后,终于也娶上儿媳,熬成了婆婆,她就把自己当儿媳时的积怨再发泄到娶来的儿媳身

上,也变成了恶婆婆,这种恶性循环,是婆媳关系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大根源。二是说婆婆死后,儿媳就相对自由了:“响棒槌儿,呼啦啦,婆子死了俺当家。烙油馍,拌疙瘩,吃了叫他们说闲话!”意思是说:婆婆死了,媳妇想吃啥就吃啥,即使别人说闲话,她也不怕了!

倘若婆婆还健在,婆婆就是儿媳的第一监视人,在婆婆的监督下,儿媳几乎没有私人空间:“摘豆角,上南坡,南坡顶上有豆角。摘一篮,煮一锅,案板底下藏一锅。鸡也叨,狗也舔,吓得儿媳白了脸!”歌中的儿媳为家人煮好豆角后,又偷偷煮了一锅,藏在案板下面,可鸡和狗的鼻子灵,闻到味儿跑过来,引来了婆婆的目光,吓得儿媳脸都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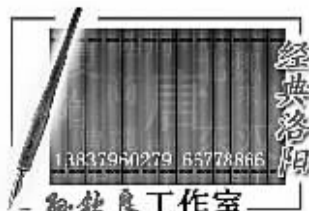
儿媳想吃点地方小吃,也没那么容易。洛阳汤类多,有豆腐汤、丸子汤、羊肉汤、不翻儿汤等等,小媳妇们都很想吃,但婆婆不给她这个机会,她只有自己想办法:“吃嘴媳妇卖布衫,卖了布衫吃不翻儿。不翻儿香,香不翻儿,再不得穿我那花布衫儿。”做儿媳的,身上连一点零花钱都没有,想到街头喝不翻儿汤,还得卖掉身上的花布衫。

这难免使儿媳怀念娘家:“小枣树,疙瘩多,俺娘生我独一个。上坡哩,娘挽着,下坡哩,娘扯着。到了婆家可咋着?春小米,升子量,人家说我偷给娘家粮。俺娘家,白面小米都不欠,大米还有两三石,骡马成对槽上拴,你家的小米谁稀罕!”这是豫西此类歌谣中唯一一首蔑视婆家,直说婆家不

如娘家富裕的儿歌:媳妇出嫁前受到娘的无比关爱,出嫁后辛苦劳作却被人怀疑偷粮,由此不忿,由此而歌。

“石榴开花花似火,撇下院院拾柴火,出门碰见娘家哥。哥哥见我欢喜,我见哥哥泪如梭。叫声妹妹哭哩哩?哭哭啼啼是咋着!人家媳妇是媳妇,我做媳妇受折磨。白日担水千担,黑地折磨半夜多,浑身儿滚在牙床上,裙带裤裤懒得脱。狗又咬,鸡又叫,惊动小依睡不着。锅又大,添水多,柴火湿哩烧不着。你回去,快说说,快叫咱娘来看我。早来三天还见面,迟来三天见不着……”这已经是在伸冤诉苦了,这小媳妇见到哥哥,就像吴琼花见到解放军,哭着喊着让人来救她,“早来三天还见面,迟来三天见不着”——可见她的日子有多么难熬。

不要以为婆媳关系儿歌,反映的是一种民俗,这不是民俗,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——那个时代的婆媳关系是畸形的,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。因为同样是婆媳关系,当代婆媳之间尽管也有矛盾,但不至于如此糟糕,这是需要人们思考的。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
电话:65233686